電影時報

烏發(Ufa)最著名的明星麗琳哈凡

膽敢侮辱中華國體 雷檢會暫停檢查

從此派拉蒙影片 換而言之 不准開映

南京十一日電、美國派拉蒙影片公司、前攝製上海快車影片、電影檢查會認爲辱及中國國體、當通知該公司剋日將底片燒燬、乃至今未有答復、當經該會決議、對該公司影片暫停檢查、不准放映、並呈內教兩部、咨外部、訓令駐美公使向美政府交涉、現外部已訓令駐美公使及駐外各使一體注意、向駐在國政府交涉禁演、

同胞們要爭氣 范朋克 侮辱中國人

他在招待記者時否認　(樹毅)

……眞氣人！說是中國人眞性而已

范朋克前晚由日來滬、在浦東碼頭睡了一覺、昨天懶洋洋的來到外灘、就住在華懋飯店六樓、下午跑到茜涇橋玩哥爾夫球、你知道、他除了打獵以外、就頂喜歡哥爾夫球了、本星期六和星期日還在茜涇橋和虹橋舉行比賽呢、這全是貴族玩藝兒、好在他有「子兒」、誰管得着呢、

昨晚六時、他請本埠中西各報記者、茶會於華懋十樓、到的人有二十來位、還有一個是女記者、「羅宋人」、交關漂亮、

范朋克還是范朋克、比去年來時稍爲老一「挨挨」、黑一些些、兩頰鬍子並沒有括、穿得也很隨便、就和上課似的、他坐在前面、中間、四方衆記者圍坐着、彼問此答、像煞有趣、可惜在我看來、全是廢話、有一個外國記者說、中國人說你在影片上侮辱中國人了、是嗎、范朋克說：「不，並不·不過是中國人的 Real Charcter (眞性)而已」、嗳喲、我說范先生、你們爲什麼給那種不好的中國人「眞性」搬到銀幕上去呢、同時我還奉勸我們貴同胞要爭氣點，

將散、我將有他照片的電影時報送給他、他很感謝、我問：「你用了許多許多功夫環游世界、那一個城市你最喜歡呢？」他還是毫不遲疑的說：「北平、」「你記得老梅嗎？」我問、他說：「記得的、梅博士交關好來希、是我最歡喜的一個人」、我說「哦！」……

××××

上次來上海時、你只和我說了一句什麼我喜歡見你、你記得嗎」、他說：「媽媽虎虎、」我又問：「你

菲利花爾斯和桃樂賽番鄧合演的「萬目昭彰」今天映於光陸、……

充滿了酸甜苦辣的「新婚第一年」

(雙人余)

結婚——戀愛過程中的頂點(Climax)，青春的歸宿，安琪兒射的愛箭已把他倆赤紅地的甜心纏縛在一起，沉醉在甜蜜，像葡萄酒那般甜蜜，的羅曼斯中，整個的靈魂充實了無上的愉快和活躍的情致，肉體的細胞更換了新的維他命，尤其是在新婚蜜月時期中，雙方都感覺到生存的價値，和人生底意諦，多少的青年男女們在羨慕，讚揚着，榮耀如冠冕般的加在他倆頭上，「天之驕子」，「快樂種子」，這一類的讚詞在感官四週空氣中飛翔着，度着這愉快，溫柔生活的幸運兒，還感到些不滿意，不舒服麼？然而，話又說回來，世間像這樣恒久地過着甜蜜生活的新婚青年夫婦，能有幾個？因爲，盛開的玫瑰花，一旦遇着了狂風暴雨，花蕚摧殘，失卻了鮮豔，消滅了生氣，何況是新婚的夫婦呢，經濟，妬忌，隔膜，狐疑，都是使新婚後發生變化，悲劇的根源，甜蜜，愉快，什麼都變成悲苦，怨痛，鬱抑……

新婚第一年，本年度電影帝后，銀幕情侶，珍妮蓋諾卻爾福雷最新合演傑作，就描寫一對青年夫婦新婚後的第一年中的甜蜜生活和幻想的變，珍妮卻爾以前合演的作品，都是演一對青年男女由相識，而戀愛，而結婚，和過程中的曲折，這齣劇卻不同了，反把結婚後的伉儷底生活，作一很透澈地的寫照，劇旨果然是高一層樓，表情又換一風格，聽說這「新婚第一年」是他倆在影壇上最末後合演的傑作，留下一永久的紀念品，獻給愛他倆表演藝術的觀衆，現在把這片的情節，簡單地介紹一下。

哭什麼？賈克奧凱和．文丹娜在新片「芳華虛度」中之表情，即將映於「新光」

葛 麗茜(珍妮飾)因爲要避免小小雷丁村中男性的圍住，就當結婚是她獲到自由的唯一出路，在她心目中祇有兩位少年可認作她的未來丈夫，一個是留着吸引女性的小髭的迪克，一個是英俊·天眞·帶着孩子氣的湯米(卻爾飾)，當她猶豫不決地的選擇時，她的仁慈的叔父梅隆醫生很誠懇地勸她嫁給湯米，她就一口答應下來。

「新婚第一年」今天起映於「南京」、珍妮蓋諾穿上她的新嫁衣了、

湯 米並願意於結婚後，和葛麗茜遷至密蘇里的乍巴林地方居住，一心經營那地產貿易，葛麗茜當然萬分歡喜，在乍巴林，湯米想買新鐵道的股票，因爲這條鐵道是經過他所買的土地的。

湯 米伉儷和鐵道地產代理人巴史塔夫婦在家裏聚餐時，迪克，現在的鐵道接洽人，亦同時來拜訪，葛麗茜受了她丈夫計劃將成功的鼓舞，不覺地和迪克親熱起來，湯米見了，心中十二分的不快樂，當討論到地產的主題時，迪克突然宣布說，新建的鐵道已更變了路線，湯米聽見這話，憤怨交集。

巴 史塔夫婦和迪克走了以後，湯米和葛麗茜立刻吵嘴，葛麗茜很發怒似的束裝還雷丁村去，

在 家裏，葛麗茜很不願意離開湯米，她的叔父梅隆用蜜語安慰着她，這時，巴史塔又來找湯米，說迪克的話都是假的，他就購定十萬元的鐵道股票，同時很歡喜地乘車到雷丁村找葛麗茜，當他走進屋子的時候，看見迪克和葛麗茜在一起，他氣極了，便和迪克爭鬪，湯米顯然不是迪克的敵手，這時，葛麗茜拿了一個花瓶，想擲迪克的頭，不幸，擲在米湯的頭上。

當 時，湯米蘇醒過來，看見葛麗茜和梅隆醫生在紮縛傷處，在愉悅的空氣中，他倆和好了。

片斷的報告

(風)

昨天午後的時分，聯華第一廠的一隊人馬，在亞爾培路口的回力球場門口，拍「三個摩登女性」一幕——金焰和黎灼灼從回力球場出來。

××××

聯華第二廠的導演——孫瑜·蔡楚生，二人各自帶着人馬到鄉下去攝取「天明」，「都市的一早晨」的外景。

××××

天一公司自認爲代表作的「蘭谷萍踪」，現已由電檢會檢查通過了。聞天一將於公映前，破例的舉行一次公開的試映呢。

戲院	片名	時間
國泰	亞生魯平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光陸	萬目昭彰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南京	第一年	三時 五時 九時一刻
卡爾登	政海驚聞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新光	國門之戰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夏令配克	曠夫怨女	三時 五時 七時 九時一刻
巴黎	蝙蝠祟	三時 五時 七時半 九時
北京	人道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中央	少爺兵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威利	青春熱	三時 五時 七時 九時一刻
明星	啼笑因緣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光華	故宮新怨 新婚之夜	三時 五時 九時一刻
黃金	司機老人	三時一刻 五時 九時一刻
新中央	遊藝大會	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恩派亞	上海少女 歌舞會	三時 五時 七時 九時一刻
百老滙	歡喜冤家	三時 五時一刻 七時一刻 九時一刻
九星	山宮夫人	三時 五時 九時一刻
浙江	戰中飛鴻	三時 五時一刻 七時一刻 九時一刻
卡德	蝦蟆夢想 吃天鵝肉	二時 四時 七時 九時
奧飛姆	續故都春夢	三時 七時 九時
山西	新月	三時 七時 九時一刻
虹口	讎仇記	三時 五時一刻 七時一刻 九時一刻
東南	火山情血	二時 四時半 七時 九時
萬國	七十八俠劍	三時 七時 九時
福安	落霞孤鶩	二時 五時半 八時半
東海	粉紅色的夢	二時 四時一刻 七時 九時一刻
共和	上海抗日大戰	三時 七時 九時
閘北	十九路淞滬血戰史	一時 七時半 九時
天堂	人獸奇觀	三時 七時 九時
光明	無敵英雄	三時 七時 九時
西海	野蠻世界	二時 四時 七時 九時一刻

金字塔香烟

烟中鐵軍

中國福新烟公司出品

電影劇本 大飯店 (二)

米高梅公司出品 七大明星會串 愛德門戈登導演 零甫譯

㈢紗廠總理普雷新，匆匆的跑進了電話間，舉起聽筒，脫下眼鏡。說話：

普雷新：喂……喂……女士，我是紗廠總理普雷新，請接雷德斯桃夫舍間，謝謝你。……喂……喂……媽媽，是你嗎？小孩子們都好嗎？好……廠裏有什麼消息沒有？是的。你爸爸在家嗎？……你請他聽電話吧！喂……喂……你是爸爸嗎？和莎克蘇尼亞公司的會議，准明天早上舉行，如果那聯合的計劃能夠通過，那就好了。否則我們就很危險呢！爸爸…………

㈣舞女的使女蘇絃特在電話中說話：

蘇絃特：我是蘇絃特，葛羅新絲卡娃姑娘的使女，姑娘今天不跳舞了。不，她不來演習了。她昨晚心緒不寧，一晚沒有睡覺。不，我已經給了她一茶匙催眠藥吃，她現在正好睡呢。

㈤男爵在電話中說話：

男爵：我是豐格金男爵。告訴你，我要錢用，否則我不能再住下去了。那件事我已經樹有基礎了。我曉得她房間裏面的詳細情形；並且和她的經理比梅諾做了好朋友了。

㈥克林吉倫繼續在電話中說話。

克林吉倫：聽着，海利希，我把所有的積蓄都拿出來了……我並且要統統拿來耗費掉。這裏的費用實在太大了；但是樂聲終日洋洋盈耳，多麼有趣呀！

㈦莎夫繼續在電話中說話，

莎夫：我不能：我怕失業。這可難救我了。

㈧普雷新繼續在電話中說話。

普雷新：爸爸，放心吧……我定要使得聯合計劃通過，決不會失敗的。

▽▽訂正　昨載「打一分鐘電話，要耕費二馬克九十芬尼，……」「耕費」係「耗費」之誤。

湖·山·依·舊· 此恨綿綿

上海市金庫職員

蔡建人殉情的動機

婚姻無成功可望 愛人抱必死之心

消息漸洩進退兩難

上海市金庫職員蔡建人(見圖)、同其情人雙雙服毒於杭州北高峰四德亭中、女因毒量較輕、得無性命之憂、蔡則、棄其所愛、殉情隕命、其事曾載昨日時報、玆將昨日所探得者、彙誌於后、

曾受挫折 絕跡情場

死者蔡建人、現年二十七歲、籍金山之松隱、父名恕一、有名鄉里、蚤故、母則健在、有弟一、年尚幼稚、蔡畢業於中央大學商科、中西文學、均屬湛深、早年曾與松江雷姓女子訂婚、旋以意見相左、未婚而解約、是爲蔡平生一憾事、故數年來、跡絕情場、今年春初、在我軍抗日鏖戰時、蔡所僑寓之戚串家、又來一避難之戚、戚何姓、有女偕來、女名鳳鳴、現年二十二歲、畢業於伯特利女學、茂學論親、蔡何固屬中表行也、

避難相逢 愛苗漸茁

何女貌麗心慧愛蔡才、而蔡亦慕何、心心互印、愛苗漸茁、迨戰事終了、何家遷去、所幸蔡供職市金庫、何則服務醫院、論情言愛、均在外間、故家人不知、在上月中、何鳳鳴突然出走、何家固疑遭蔡之誘、第事無證、欲言沒由、而蔡自何女出走以後、不時向市金庫告病假、僞言所患係白喉症、蔡之供職市金庫、原係何父所推薦、故何父頗責備其不時告病假之非、絃外之音、固有所指、蔡遂於禮拜六乘早車赴杭、而演出雙服毒之慘劇也、

綠蔭深處 商議達旦

據蔡至友沈君語人、謂雙服毒之慘劇、在六月間已有發生之可能、後以蔡無勇氣而罷、蓋何女因探知其父對於他倆之婚姻、表示反對、春滿鏡樓、料不可能、故大消極、六月間、與蔡同游法國公園、綠蔭濃處、密談終身、以無可樂之境、女出預購之毒藥水、會迫蔡雙雙服毒、直至天明、總覺非計而罷、此一段事、係蔡語至友沈姓者、結果、仍雙服毒、殆命數歟、

一杯分飲 並臥雙雙

蔡何所服之毒、爲「來沙兒」、此項毒物、恐係蔡在上海購得、帶往杭州、因在若干日前、曾遍詢友朋「來沙兒」之自殺效能、與「來沙兒」購買情形、故其服毒自殺、計劃早已預定、攜往之一瓶「來沙兒」用二號琺瑯杯傾出其半、二人分飲、諒男者已抱決死之心、立服多量、女者諒服較少、復用白被毯一條舖地上、二人雙雙並臥、男左女右、一如並蒂蓮、滿擬臥以待斃者也、

廟祝 女命尚可保

購柴上山發見

北高峰間、原多廟若、是日適有廟祝購柴上山、瞥見四德亭中、有男女雙雙並頭相臥、恐係香客中途患病、上前叫呼不應、且見面色青白、旁遺藥水瓶·杯子·手提箱·衛身棒等物、情節可疑、當即下山奔告該管警所、經巡長羅鎮祥親往查看、果致男女並臥地上、惟男已死、女則尙有微氣、即扶之起、未幾稍醒、詢以男之姓名年籍、據云姓蔡名濟仁、年廿二歲、江蘇人、曾畢業上海中央大學、現供職上海市政府、自稱姓魏名鳳、年籍均同、畢業上海醫學校、繼詢以因何自殺、該女堅不明言、一面因生者尙有救、當即車送廣濟醫院醫治、據醫生云、魏女毒量較少、尙無性命之危、蔡之屍體、則由警局報請法院相驗、旋由朱恒華

夏夜曾先在法公園意欲同死未果

檢察官、帶同吳益明書記官及吏警等、馳往該處、驗得該屍委係生前服毒身死、除着鄉警備棺收殮外、至死者究因何服毒一層、須傳魏鳳到院、聽候訊問、以明眞相云云、所謂魏鳳、即係何鳳鳴、魏鳳兩字、實係蔡題、蓋蔡有友名魏友新、供職杭州市政府、何去杭時、蔡爲淆亂同事聞眼光、凡何來信、概書魏寄、免滋疑竇也、聞雙方家屬昨均已赴杭州、料理死者與生者之善後矣、

蔡建人之遺詩

蔡工吟詠、摘錄近作三首、(見圖)便知其與何女之相戀情眞、湖山依舊、此恨綿綿、

▼憑弔學殊入帥墓且難無戰中徒增愁恨思維身世覺惘然

小憩高人墓、徘徊不忍離、荒涼恨終古、身世有誰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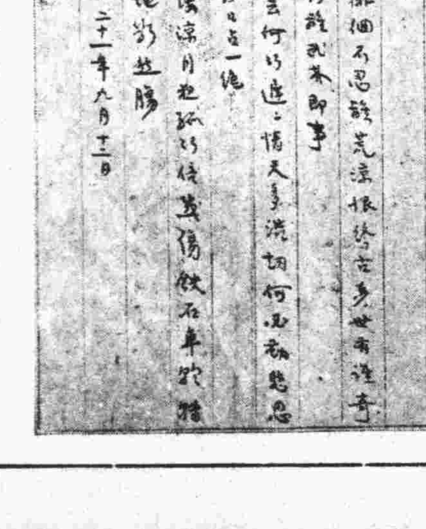
▼九月十二日將離武林即事

阿嬌促吾去、云何行遲遲、情天多浩劫、何必動悲思。

▼夜車返滬口占一絕

湖濱一別更淒涼、月夜孤行倍感傷、鐵石車輪轉不定、雖人兩地斷愁腸。

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



威海衛路 綁孩案破獲

麥根路朱獲一匪 當夜續獲同黨

本年四月二十七日晨五時十五分、新閘路威海衛路永吉里七百二十二號有暴徒二人執鎗入內、逕至樓上臥室中、該室爲廂房、係居戶王子林之岳母張氏所居、維時氏懷抱其外孫福海(年四歲)酣臥牀上、匪趨牀前、將被揭去、挾福海飛奔下樓、圖逸、氏大聲呼援、臥於廂房內之王子林（年五十歲、本地人、據稱係蘆葦商人、但一說則係工部局糞頭腦、）聞聲、跣足奔出、匪已下樓、當被開槍一響、一彈中王之右腿、一彈中傭婦李陶氏、匪即逃去、此案迄今已半年餘、尙未破獲、

昨晨七時許、記者以事經過麥根路得意樓茶館、見有多人扭一壯漢、初意爲扭毆、嗣與多方探詢、方知捕房探員拘捕綁匪、拘獲者即上述綁四歲孩子之案犯、後悉深夜又拘獲同黨五六名、但拘獲經過、則捕房方面尙不願發表、

大規模之密窩破獲
製造紅丸
已成之毒丸與各種原料 價值數萬
主犯劉芳照供辭掩飾 吐露口風

法捕房近日來查禁界內毒氛、非常嚴厲、前日由霞飛捕房探目鄒雲生陸兆麟等偵得太平橋白爾路永安里十二號十三號有廣東人劉芳照私設製紅丸機關、秘密製造、在市銷售、爰於前晚七時偕西探辯來華探劉金榮謝光明等馳往、先在十二號內將劉拘獲、又在十三號三層樓上抄出紅丸五大袋、重一百廿磅、又四十八袋、重一百磅、及原料咖啡精一包、重廿五磅、糖粉二包、重一百十八磅、太古糖一盒、十三磅、白膏粉十一磅、紅顏料七聽、小布袋一百卅只、奶白可英五瓶、器具大烘箱一只、篩子六只、天平一架、大秤一根、照牌紙一包、約值數萬金、製造之人聞風逃逸、即將劉與贓物一併帶入捕房、昨日解送第二特院、由刑庭長干綱煦升坐刑一庭審理、捕房律師費席珍陳明案情、依禁煙法第六條起訴、訊之劉芳照供、紅丸雖在我家抄出、老班是劉寶山、我是二房東、於今年六月間租屋製造、夥計李君桂已經逃逸等語、官命開始辯論、由捕房律師辯稱、抄出各物係鴉片代用品、被告私造鴉片代用品、均屬不爭事實、而被告語氣之間、已露自行私造事實、應請依法訊辦、庭諭宣告辯論終結、定期十五日宣判、被告還押、贓物點交贓物庫封存、

宣傳赤化嫌疑
眞理書店 被捕之三人 准予交保
◇……捕房現以妨害秩序擾亂治安罪起訴

本年八月廿七日下午六時許、上海市公安局備文派探咨法捕房報稱、查得麥賽爾蒂羅路呂班路轉角九十號眞理書店、專售共產黨書籍、宣傳赤化主義、請爲協同搜捕等語、捕頭遂即派探協同前往該書店、當將收發員周茀亭（三十歲江西南昌人・）夥友蕭中孚（廿四歲江西西吉安人・）謝之江（廿六歲江西尋烏人）

三人拘獲、抄出新創造半月刋及俄國革命史與廿世紀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新書籍、共有九十餘種、帶入捕房、翌晨以危害民國罪解送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奉諭以各被告應由本院管轄、不准移送上海市公安局、候定期審理在案、玆由捕房以被告等違犯刑法一六〇條妨害秩序罪及出版法十九條與三十五條擾亂治安罪

昨日移解 第二特院刑二庭請訊、先由捕房律師陳明案情、訊之周茀亭供、眞理書店係蕭淑宇所開設、民人在內爲收發員、月薪廿元、惟該店專係發售新創造半月刋、此書是孫哲生之經費所辦、其他書籍係向四馬路書店批來、並無共產行爲、蕭中孚謝之江二人同供、民人等係門市部夥友、不知有共產之事、求察、繼由被告等辯護人羅家衡律師稱、被告等均係該店夥友、

毫無共產 關係、羈押至今已有四十餘日之久、請求准予開釋、捕房律師稱、本案尚須偵查、請求改期、章推事諭周茀亭交一千兩鋪保、蕭謝二人各交隨傳隨到保出外、改期再訊、

吳邁律師
起訴與不起訴書
與公安局糾紛一案
拘留所所長與警長防衛過當兩人有犯罪之嫌
吳市長之電話 不能以疑似之詞即認爲有教唆之事

吳邁律師與市公安局糾紛一案、茲曾錄江寧地方法院起訴二書與不起訴書於後、

起訴書 被告王國楨、市公安局拘留所長、顧晉竹、拘留所警長、右開被告、民國廿一年檢字五〇七五號傷害一案、業經本檢察官偵查完畢、應行起訴、茲將犯罪事實起訴理由及所犯法條開列於後、緣律師吳邁因案於本年三月十二日經上海市公安局扣押於拘留所第一特別留置室、至十五日因未移送管轄機關訊問、認爲與法不合、兩次寫字條申訴無復、便高聲叫喊、將責問局長之詞、向所長口頭責問、這種濫權拘押、眞是強盜機關、如果再不將我處置、我卻不服從了等語、所長王國楨以在押人犯多聞語喪掌、除飭同警察大隊及警長顧晉竹彈壓阻止外、並與顧兩次將其拖出來、在該所弄堂用木棍毆打、以致吳邁左右臀腰部左右腿、均有輕微傷、一時紫紅色、吳邁訴經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檢驗傷痕、據情附卷、函請江蘇高等法院裁定、移轉本院管轄、卽傳案偵訊、被告王國楨等稱、吳邁當時[illegible]、我們並未打他的、他是自己在留置室[illegible]的云云、但查核傷痕、既非撞傷、吳邁指稱、被告等率警加害、欲使吳邁屈膝而護罵、其行爲尙未達犯罪程度、（已詳不起訴處分書）縱如被告辯稱、吳邁爲之防衛行爲、殊屬過當、有犯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之罪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起訴、[illegible]

不起訴書 被告吳芷泉、[illegible]被告丁瑋、右列被告廿一年度檢字五〇七五號、[illegible]等罪、經告訴人告發、本檢察官偵查完畢、認爲應不起訴、茲將[illegible]緣被告吳邁充任律師、上年十一月間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以吳邁行言反動、呈請上海市政府轉令市公安局取締有案、本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吳邁受抗日救國聯合會委託、往市公安局堅請保釋內審被捕之學生熊思之等、

先晤局長 溫應星繼傳科長吳芷泉未允所請、卽要求調閱熊思之等犯罪證據、又遭拒絕、此係吳邁與芷泉所自認、據吳芷泉稱、當時我說公安局不是法院、律師問題你在法律上無根據的、你是律師、可以去告、一查法律、他（指吳邁）於是說你說我不懂法律、我是律師、舉手就打、並拿[illegible]、幸局長出來勸了之事、云云、是吳芷泉既未成傷、吳邁之爭毆、又因說其不懂法律、卽非強押、至十五日尙未移送管轄機關訊問、謂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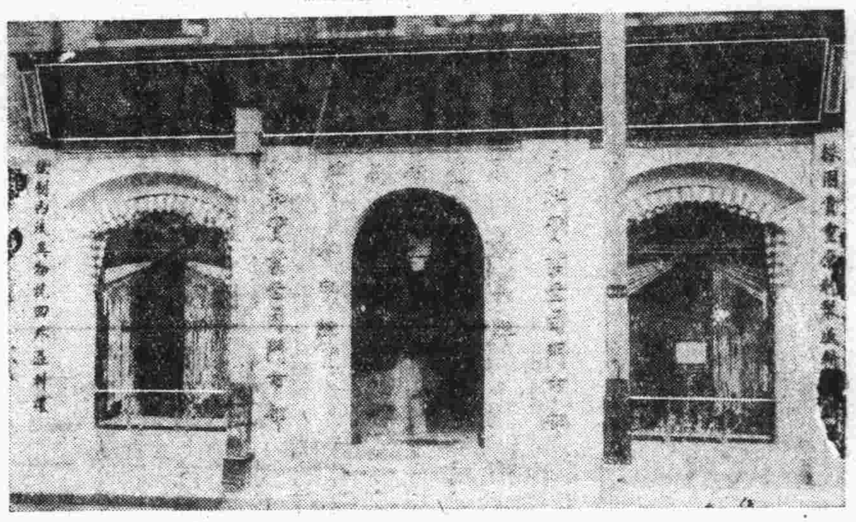
與法不合 兩次寫字條申訴、又未答復、高聲叫喊、將責問局長之[illegible]

[illegible]自承、而所長王國楨警長顧晉竹所稱、吳邁當、倘說公安局是綁票機關、我們大家起來打倒公安局、放火燒拘留所等語、吳邁則始終否認、放火情形、吳邁因牽涉其他案件、

驟遭綑綁 情而誤罵、與教唆脫逃放火者不同、且未致預備放火及着手脫逃之程度、尙不構成此項罪刑、關於吳邁言行反動、及組織俠烈救國團部分、已由上海市公安局奉淞滬警備司令部令解京淞衛戍司令長官公署核辦、不屬本院管轄、至吳邁在市公安局與吳芷泉爭端、雖被伊打一耳光、我用拔盂中水潑過去、吳芷泉反說我打他、隨後丁瑋便吹警笛、來了五十以上警察、上來打我、用腳踢我、我的眼鏡亦被打壞、看不清楚、誰打的人、亦皆過去了等語、但吳芷泉稱、因被吳邁打後、我回辦公室、對本科人說被打情事、丁瑋說吳邁係通緝有案、特報局長、溫應星說依法辦理、我卽告知丁瑋指揮警察、將吳扣留拘押、警察叫他走

他不肯去 警察拖他出去是有的、我與他爭執時看他眼上邊戴眼鏡、並沒有傷、以後怎麽弄傷的、不曉得了、丁瑋所供、亦日察核吳邁在上海地方法院檢驗時面各部、僅左眼胞傷一處紫青、耳光（卽面部）並無傷痕、身上並無腳踢傷痕、丁瑋又稱、警察拖吳邁走時、吳邁尙且戴眼鏡、未見有傷、吳邁聲稱、未看清楚是誰所打、自難遽認吳邁之左眼傷係警察拖去時所成該傷、然吳芷泉丁瑋指揮警察執行職務、將吳邁扣押、並無傷人之意思、卽不負共同刑責、亦非妨害自由及誣告、吳邁雖稱在市公安局與吳芷泉時、很有氣、倘來外面有電話到公安局、我疑心是市長與吳鐵城打來的、局長在裏面接電話、所説的是什麼話、我也

聽不清楚 局長接完電話以後、便有警察來找吳芷泉、說科長臉水冷了、吳芷泉進去第二次來、對我的面色改變了云云、但吳芷泉稱、市長未有電話來、吳鐵城所稱亦同、是不能以吳邁疑似之詞、卽認爲有教唆之事、且吳芷泉無犯行、已如上述、吳無教唆可能、吳邁訴局長溫應星嗾使警察打人不事阻止、無論所訴是否成立刑事問題、且訊據丁瑋稱、溫應星現在憲兵司令部司令之職、查訪屬實、卽不屬本院管轄、除吳邁在留置室被人傷害部分另行處分外、被告等應依刑事訴訟法二百四十四條第二款第三款爲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吳紹昌



前日開幕之永和實業公司門市部攝影

女影星婚變
掛名夫妻
▽……月宮仙子從此無牽絆……△
孟曼琳解決終身大問題

上海大華影片公司女星齊天舞台「月宮寶盒」演員孟曼琳、（卽孟巧貞）、武進人、父母俱全、姊妹四人、並無兄弟、其父在常城千秋坊開設孟順興水菓號、已歷多年、營業頗佳、一家數口、頗此度日、孟係行二、長姊已早出嫁、次妹健麗、年華雙十、現在本埠東亞體專學校讀書、幼妹則在常州讀書、孟年二十四、性聰慧、幼時讀書、約有五六年之久、畢業於常州女西校、（卽現在之芳暉女子中學）貌甚映麗、身材苗條、舉動活潑、固一現代摩登女子也、

水○菓○西○施 常地一般青年男子、慕其才貌、向孟追逐求愛者、頗不乏人、而孟以爲値此社交公開時代、不宜畏避、故亦落落大方、常週旋於男性隊中、每當夕陽西下、公園與電影院、常有伊人芳蹤駐足其間、常邑某小報、曾名之曰「水菓西施」、艷史流傳、素爲各小報所競載、孟暇時則常在父之店中、助理帳務、

婚○姻○不○滿 孟既受相當教育、醉心自由、不問可知、孰知父母頑固、狃於惡習、竟將此才貌雙全之女兒、自幼許配與同邑局前街中醫解壽康之子解秋農爲妻、當訂婚時曼琳尙在髫齡之時、及長[illegible]表示反對、[illegible]無效果、失望之餘、慮及將來幸福事、不覺淚如泉湧、但雙親之命難違、且以木已成舟、祇得勉強應允、據誚秋農胸無點墨、愚魯不堪、現年二十四、數年前在該邑大街源成銅錫號爲夥、近隨乃父解壽康來滬行醫、設診室於戈登路七百十三號、

同○床○異○夢 孟之嫁解、固非所願、而解以獲此才貌雙全之少婦、當然心滿意足、欣喜欲狂、一般親友、莫不羨涎、一致促其早日迎娶、遂於民國十八年春、兩姓假常城長安旅館舉行正式結婚、孟與解結婚後、夫婦愛情、並不十分融洽、以解性喜嫖賭、大爲[illegible]齟齬、或至動武、未及半年、竟已變成仇人、孟常歸母家、爲避免淘氣起見、從此

投○身○影○界 孟之生平、愛觀電影、同鄉中女星如范雪朋・徐琴芳等均已聞名滬上、每見若輩主演之影片、非常欽慕、投身影界之心、油然而生、惜無門徑爲恨、會有女友名王慕維者、與范雪朋係莫逆交、王受孟之囑托、當與范商、范以孟既有志投身電影、故亦樂爲之助、遂介紹卒復旦影片公司爲演員、時在二十年春、此事曾徵得乃夫同意、孟進復旦公司後、經范善爲教導、進步甚速、頗爲該公司導演所器重、不久以「熱血潮」一片、請其担任主角、孟之種種表情、做得恰到好處、不料該片將要拍成、適値滬戰爆發、盡爲火毁、公司停辦、斯時范被大華聘去、孟乃由范介紹至大華公司、現在齊天舞台「月宮寶盒」中飾仙女之一、充當演員、月得薪水六十元、

意○外○風○波 今年二月、滬戰爆發、大華公司、猶派一部分男女演員在南京攝取某片外景、孟亦爲派去之一人、一日孟曼琳偕男女演員同赴大世界觀劇、忽爲台上伶人陳忠秉所見、（陳係解之舅父）陳隨快函常州、通知其甥秋農、解接函後、立刻趕到南京、意欲逼令曼琳返常同居、曼不允、解則對孟稱如欲在外拍戲、須付五百元離婚費、從此一刀兩斷、孟以乃夫行爲、跡近敲詐、氣憤之下、嚴詞拒絕、後經公司中出爲調停、以孟訂有合同、不能曠職、暫難返常、關於婚事、儘可從長計議、解某卒此、祇得順衆意、敗興而回、一場風波、暫告平息、

一○次○遇○險 今年三月、滬戰未息、戲院停頓、大華公司一部分演員、在京拍戲、而留滬一部分演員、則在蘇錫一帶表演「啼笑姻緣」中如范朋雪・文逸民・干楚琴等聯袂由錫回常、藉覩故鄉景色、彼等既抵常邑、孟適由京回常、起而殷勤招待、勾留兩日、趁車返錫、孟卽送行、孰知甫抵車站、乃夫解秋農、突自人羣中躍出、以石灰一大包、向孟面部亂擲、意欲迷其雙目、幸未擲中、結果僅受微傷、當場將解扭住、送交公安局懲辦、解直認不諱、旋卽保出、此爲今年二月（陰歷）三日上午發生之事也、

脫○離○關○係 孟解結婚、雖已三載有餘、證以往事、無異「掛名夫妻」、夫婦恩愛、早已付之流水、孟曼琳爲迅速解除目前糾紛及謀將來幸福起見、擬卽與夫離異、第以解姓所提條件太苛、故延至今日、已逾二年、迄未解決、但因本人事忙無暇過問、最近特爲委托錢昌詒律師、全權辦理、準備依法起訴、卑爲雙方親友聞悉、出爲竭力調停、由孟曼琳出洋二百五十元、交解秋農收去、孟解兩人、從此脫離夫婦關係、嗣後男婚女嫁、兩不干涉、並立離婚據同樣之紙、各執爲憑、並由錢律師爲之證明、雙方已在進行中、不日卽須登報聲明、（此項記載已見昨日時報號外）

日海軍派艦來華
「猿橋」號於昨日抵滬

日海軍當局、昨遣派「猿橋」號修理艦來滬、該艦決先行修理駐滬各日艦、然後再行駛往長江工作云、另訊、日海軍省當局、近因藉口我國內戰、假名保僑、又遣派猿橋驅逐艦一艘來華、準備駛赴煙台、該艦已於昨日下午三時許抵埠、並載來陸戰隊一百五十餘名、茲悉該艦已準於明後日開赴煙台、將永久駐防該處、

百餘國樂業公會會員檢舉張梅庵

國樂業同業公會會員黃九芝・沛存仁・永安堂等一百餘員、因不滿該會常務委員張梅庵種種行動、特於日前檢舉各項劣跡、列名具呈市黨部市商會社會局等機關、請求澈查核辦、市黨部社會局自接得該項呈文後、卽召集雙方開談話會兩次、以便調查眞相、均因張梅庵避不出席、故未得結果、刻當局正會商處置辦法中、原呈、所舉張之罪狀及其劣跡凡六端㈠喪失市商會會員資格、㈡紊亂本會組織系統、㈢假借名義、希圖妨害團體名譽、㈣鼓動勞資風潮、影響會員及同業業務、㈤濫竊常委職位、越權包辦會務、㈥侵呑公款、佔用公物、

闢鬼
姑妄言之

宜興顯親寺 塵封多年之小室
夜聞女子哭聲
各機關派員啓封掘土查究
發現零星尸骨與衣物

（無錫訊）宜興縣南門外顯親寺、住持僧紹梁、現年三十七歲、無錫南鄉第十四區南方泉人、寺中共有大小和尙二十多個、香火興盛、該寺內造有一聽堂名波若堂、旁有一小屋、終年封閉、門上貼有封條、據紹梁說、爲前住持僧手中所封、迄未開過、雙十節前一日晚、有駐防該縣江蘇省保安步兵第四團第三營士兵、行經寺院旁、忽聽得寺中好像有一女子

嚶嚶啜泣 士兵非常奇怪、是回營報告營長、第三營營長許其進、卽帶兵到顯親寺搜查、跑上波若堂仔細一聽、果有女子啜泣聲、聲從波若堂旁小房子內發出、許營長

不禁大奇 於是隔門向屋內發問・你是人麽、不答、問・你是鬼麽、不答、祗是啜泣、許營長便變更方法、問・你是那裏人、如果是東門人、哭一聲、南門人、哭二聲、西門人、哭三聲、北門人、哭四聲、屋中似已聽到問話、便哭一聲、許營長再問・你死了幾年、如果死了一年、哭一聲、二年哭二聲、……屋內便哭四聲、表示已死四年、問・你多大年紀、屋內哭十七聲、表示十七歲、哭一聲、於是許營長再把顯親寺

和尙花名 冊拿來、將冊上名字、一一呼喊、於屋內每聽到喊一個名字、便哭一聲、廢係表示都不是謀死他者、許營長再問・要把這小房間啓封麽、如果要啓封哭一聲、不要啓封哭二聲、屋內便哭一聲、於是許營長卽令士兵將屋啓封、入內一看、一無所有、許營長以時間已晚、卽將小房子關閉回營、昨日「十一日」上午、許營長通知地方各機關、派員會同查察怪事、宜興縣政府派段彥澄等兩承審員、會同許營長與公安局巡官馮邦彥、偵探隊長等、到該寺查察、將該小房子地板撬開、向土內發掘、掘了沒有多深、

發現僧衣 一件、破褲一條、碎屍骨若干毛巾一方、毛巾上有青線縫成「常淨」兩字、許營長將毛巾給紹梁看、方知常淨是一和尙、以前也在顯親寺、現在已到上海、許營長以此事已得有端倪、令士兵先將紹梁等看管、一面繼續發掘、以期究竟、

吟日無限制之大犧牲

大東南襪廠號
小東門大街
十週紀念優待歷年顧客

909 中統眞絲襪 每雙六角五分 並非次貨 包退包換

雙線長統男襪 一元五雙 完全揀選眞正頭等貨 並不滑頭能包退包換

雙線長統女襪 一元六雙 完全正貨非係次貨 信用擔保包退包換

長統跳舞絲襪 一元三雙 完全好貨並非次貨 永遠擔保包退包換

中人雙線襪 每雙一角六分 買一雙送一雙 酬答主顧照原價不加 買一送一非常大犧牲

景綸加厚衛生衫 每件一元四角 任客多買 並不限止

老牌蜜蜂絨線 每磅二元一角半 絕大犧牲 並不限止

力士皂六塊九角五分 任客買多少 打倒有限制

蝶霜 每瓶二角五分 任客儘量選購 打破限制主義

二磅包熱水瓶 每只八角 老牌國貨並非滑頭 足熱24小時包退包換